

革命春秋

# 革命春秋

卷二第・傳自若殊



海燕書店

1 9 4 7

革命春秋

• 有 所 權 版 •



刊  
行  
者  
：

上海  
燕  
書  
店  
上海山陰路恒豐里七七號

著  
者  
郭  
沫  
若

發  
行  
人  
俞  
鴻  
模

刊  
行  
日  
期  
三  
十  
六  
年  
五  
月

基  
本  
定  
價  
國  
幣  
十  
九  
元

總(27)全(A1-2) • 1(0062-2000)



## 曲江河畔

北伐時代的照片，我手裏所存着的只有零星的幾張，都是我的內子替我保存下來的。那時她被留在後方的廣州，我偶爾寄了些照片和信回去，她都替我保存了下來。這兒所插入的一張也就是其中之一。

這照片的前列，左側是俄顧問鐵羅尼，中間是鄧擇生，右側的便是我。後列立在我背後只露出一頂帽子的，不記得是誰。中間拿着一把芭蕉扇的是我的勤務兵薛紹三，另一個是擇生的護兵楊昇。可惜紀德甫沒有被收在這裏面，他的照片，我手裏一張也沒有。

原片背後寫有兩行說明，是：『廣州出發後，搭乘火車至韶關，此乃翌朝在韶關曲江河畔待舟時。七月廿五日。』大約是北伐第二年的一九二七年在武昌寫的。那時紀德甫早已陣亡，鄧擇生也跟著鐵羅尼跑向俄國去了。

由廣州出發時是在七月尾間，日期記不清爽了。照片是藝術股的股員攝的。

（一九三七年四月廿九日）

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二日所寫的我的重刊的「後記」裏

面有着這樣的話：「自己的計劃本來還想繼續的寫下去，等

出及「前後」在成都的一頁生活，「我前後」在海外的一頁生

活，「前後」到最近在上海上最起的一部革命春秋。」

「及」前後是字面了。→「我前後」在海外的一頁生活」

便是在日本留學的時代。那可以分為「大學以前」和「大學以後」。

「大學以後」的生活有一部分是保留在「創造」十年裡面了，只有

「大學以前」的那一頁，特別是在「歐戰」期中的一頁，是脫了

軌的。我這這兒想且把兩學生生活一文拿來補缺，使它

成為「及」前後和「創造」十年之間的橋樑。

此後這次也只是北伐期中的一個片斷，其實其後都不曾完整地寫出，這也是一件憾事。時代相隔過久，記憶已很模糊，自己是沒有編寫的興趣了。好在在年代和自己的精神活動上，北伐這次和創造十年倒是有藕斷絲連地銜接着的。因此我主要地把它與聯合併起來，而後之以革命時期。這和原來所打算寫的「一部革命史」並不一致，但主要的内容也不外是這里所敘述的一二了。

創造十年及其延續都沒有把創造社的歷史寫定，所缺的就是北伐以後時期創造社的那一部分。那與其讓那東西無端是讓仿其初葉乃起來寫，更要寫出一點。

創作生活也是革命時期，是的，是我的人生上走過一段。

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

郭沫若

目次

序

學生時代

.....一

創造十年

.....一五

創造十年續篇

.....一七

北伐途次

.....二六

# 學生時代



自呱呱墜地時起，便要從母親學習言語和一切智識，人生的開始應該就是學生時代的開始。我母親事實上是真正的蒙師，她在我未發蒙以前就教我背誦了好些唐宋人的詩詞了。但我的發蒙是在四歲半的時候。家裏有一座家塾，面對着峨嵋山的第二峯，先生命名之爲『綏山山館』。先生姓沈字煥章，是犍爲縣的一位廩生，在我未出世前六年便到我們家裏來教書了。家塾裏除掉偶爾收納一兩位親戚家的子弟外，都是自己家裏的人，人數在十人上下。但這點小人數的家塾，拿程度來說，卻是大中小學乃至幼稚園都有。

發蒙時讀的書是三字經，司空圖的詩品，唐詩，千家詩。把這些讀了之後便讀詩經，書經，易經，周禮，春秋和古文觀止。庚子過後，家塾裏的教育方法也漸漸起了革命，接着便讀過東萊博議，史鑑節要，地球韻言和上海當時編印的一些新式教科書。先生又得到一部教會學堂用的算數備旨，根據着這書來教我們的算術。當時我們還寫不來阿剌伯數字的草書，因爲那刊本上都是用的楷書，而且算數不立程式，祇是算草，但那樣，在我十二歲的時候，已經把開方學完了。

科舉制改革的初期是廢八股，改策論，重經義，因此有一個時期乾嘉學派的樸學，就在嘉定也流行過一時。沈先生是不長於這項學問的，有族上的一位長輩郭敬武先生，在成都尊經書院讀過書，是王任秋先生的高足，他在流華溪開館。我的大哥橙塢先生曾經往那兒去就過學，因此又從那兒把樸學的空氣輸入了家塾來，教我們抄說文部首，讀段玉裁的羣經音韻譜，但這些東西在當時一點也不感覺興趣，只覺得是痛苦。

做對子是六歲開始的，做試帖詩是七歲開始的，後來就改做經義論說，算還沒有學做過八股。數學演算是每天都要做的，算數備旨裏面的每一道問題都不曾忽略過。點讀御批通鑑也是日課之一，而且還要抄御批，這項也是一椿刑罰，一長串的人名字點不斷時，最感覺頭痛。

是甲辰年吧，科舉廢了，各地興設學校。我們那偏僻的鄉鎮也有了蒙學堂的設立。省裏有武備學堂和東文學堂出現，我的大哥進了東文，二哥進了武備。但我們的家塾並沒有廢，我們的學課內容比蒙學堂的還要充實一些。我們只跟着蒙學堂的先生學過體操，同時在家塾的園子裏也備了一些運動器械。接着嘉定城裏有高等小學堂的設立，我考進了那個學堂，於是我的家塾生活便告終了。這大約是甲辰年年底的事。

嘉定的高等小學堂設在北門外的草堂寺內，學生的年齡程度極不整齊，有三四十歲久考不第的老

童生，也有十二三歲純潔無染的新少年。課程也極其零亂，凡是新式的課目與數學格致之類，教師都不能勝任。對於我自己在家塾裏已經學習過的人尤其不能滿足。我是鄉下人，年紀輕，因而常受城裏的老學生們欺負。第一學期的成績最優，老學生們嫉妬，發生撕榜風潮，並以不堪入耳的侮辱相加。先生們不能制止，反而屈服，因我端午節曾請假數日回家，便扣了我六分的總平均分數壓到第三名，重新改榜，算把風潮平熄下去了。這件事對於我一生是第一個轉捩點，我開始接觸了人性的惡濁面。我恨之深深，我內心的叛逆性便被培植了。

在小學堂裏新的東西沒有受到什麼教益，但舊的東西如國文講話地方掌故之類，卻引起了我很大的興趣。帥平均先生的今文尚書講義是我最喜歡的一門功課。帥先生是廖季平先生的高足，廖先生也是尊經書院出身的王任秋的門下，帥先生的講義和我在家塾裏所受到的段玉裁的小學得到印證，因此特別感覺興奮。這種覺感在別的同學們的心裏似乎並沒有。

嘉定是適宜於讀書的地方，環境很好，山水十分秀麗。星期日在平坦如路的府河上划船。向青衣北岸的凌雲山和烏尤山去遊覽，遠望磅礴連綿的峨嵋山，近接波濤洶湧的大渡河，在那澄清的空氣中令人有追步蘇東坡之感。在凌雲山上有蘇東坡的讀書樓，有他的塑像刻像和題字，也還有好些遺跡，如洗硯池，載酒時遊處之類。凌雲山的岩壁上，正當着舊大渡河口，與峨嵋山正對着，鑿了一尊大佛，這是很著名的，是唐

代海通和尙所鑿。在那大佛脚下河水匯爲一個深潭，地方上的人說：『是和海相通的，』雖然是荒謬的俗傳，適足以表現其處之深。在那深處產一種魚名叫『墨魚』，全身黑色，這是因爲太深罕與太陽光接近而致的吧，但俗傳是吃了東坡先生的墨水。這些都覺得富有詩意。而墨魚也確是可口。

在這高小時代，我得讀西廂、花月痕、西湖佳話之類的作品，加上是青春期，因而便頗以風流自命，大做其詩，在學の後半期成爲了最愛鬧事的一個代表。第二年在端午節前後，我曾經被斥退過一次，但不久又把我的學籍恢復了，原因是學校的處置遭了學界上一部份人的反對。

嘉定中學開設了，高小學生中成績好和年齡大的便升入中學，我的高小學程於是一年半便告結束。新開設的中學，更是一塌糊塗，笑話百出。講地理的人說朝鮮在中國的南方，講博物的人把烏賊的嘴當成肛門，甚至連講國文的人，不懂得『望諸君』是樂毅的封號，而講爲『盼望你們諸君。』一位英文教師把日本正則學校的課本來教我們，幾個拼音就教了我們半年。在這兒不是讀書，簡直是養老。我在這時候只想離開故鄉，近則想跑到成都，遠則想跑到北京上海，更遠則想跑到日本或美國，但我們家裏不肯讓我們跑遠，自己也找不到那樣遠走高飛的機會。因而有一個時期便很自暴自棄，吃酒的習慣是在這時養成的。

在中學裏面感覺興趣的仍然是經學，黃經華先生講的春秋，是維繫着我的興趣的唯一的功課。黃先生也是廖季平先生的高足，他也很喜歡我，在課外還借了好些書給我看。有一次我吃醉了酒，罵了一位從

日本回來的監學，這人並沒有多麼大的本領，只是愛弄詭辯，異常的專制，我特別的恨他。我醉了，罵了他，他一定要斥退我，還是黃先生力爭，又把我保全了下來。後來這位監學就在那年暑假，患白喉症死了，但我在下學期又因為別的事情依然遭了學校的斥退。

\* \*

在嘉定遭了斥退之後，第二期的春初晉省，插入當時成都高等學堂的分設中學丙班。這是庚戌年的事。學校的課程雖然好得一點，但也好得有限。關於新學一方面的，如數學物理化學之類，因為教者本身都還不十分精通，怎麼也引不起興趣——不僅引不起，反而養成了我不喜歡這些課程的傾向。

在成都的一段學生生活中根本沒有學習到什麼。張陞楷先生的歷史講義比較感覺興趣，但他不善講授，詳時詳到無以復加，略時略到只舉帝王的年號，他究竟是不會征服歷史，而為歷史所征服了的人。沒有東西可學，只是讀些課外的東西。林紓譯的小說，梁任公的論說文字，接觸得比較多。章太炎的學術著作當時也看看，但不十分看得懂。我自己是喜歡讀莊子的人，曾經看過章太炎著的齊物論釋，他用佛學來解莊子，覺得比莊子的原文還要莫名其妙。

遊山玩水，吃酒賦詩的名士習氣愈來愈深，東門外的望江樓，薛濤井，南門外的武侯祠，浣花溪，工部草堂，是常游之地。連學校在停課試驗期中，都把課本丟在一邊和一些興趣相投的人在自修室內撞詩鐘，和

韻，聯句，講小說。

因是省會的關係，學生的政治運動便比較活躍。我本是分中的插班生，但不知怎的，總每每被選爲學生的代表。頭一年的年底便參加了立憲請願的風潮，當時是趙爾巽做四川總督，學生請求他代奏，要清廷提早立憲，鬧到全省罷課要求的地步。起初學校當局大抵都是縱容的，但到後來趙爾巽下出嚴烈的命令，要學生復課，不然就要嚴辦，分中的校長自然也就奉命唯謹。但要學生上課，卻誰也不肯上課。他卻想到了一個妙法，要各班的代表先行上課以爲表率，我沒有遵從他的命令，就在當天便離開了學校。學校說是要斥退我，但因種種原因，依然沒有斥退。到第二年還讓我補受了學年試驗。

第二年便是辛亥年了，參加了有名的反對鐵道國有的風潮，這是開始於保路同志會，繼而成爲保路同志軍，結果和辛亥革命的大運動合流，而推翻了滿清二百六十八年的專制。這在當時的學生界中也惹起了一個天翻地覆的變革，有好多學生便借這個機會離開了正規學校，而轉入了軍界或政界。特別是法政學校的設立風行一時，在成都一個省城裏，竟有了三四十座私立法政學校出現。大家都想做官，幾個月速成畢業之後便有考法官的資格，於是祖孫父子同學的佳話四處都是。因此也惹起了一種反抗，稍爲嚴肅一點的學生，大家都討厭學法政，我自己也就是這裏面的一個。

但就留在正規的學校裏吧，依然是沒有可學的東西。而且在那鼎革的時候，學校多是奉行故事，有好

些稍諧人意的教員也都轉入了政界，剩給學生的便是焦躁、無聊、空虛。在當時有機會的人，便朝省外國外跑，不能跑的呢便只好陪着熬資格了。我自己在當時真是苦悶到了絕頂，要考省外的學校或留學吧，起碼要中學畢業資格，然而中學還沒有畢業。因此便錯過了很多的機會。在這樣苦悶狀態中，被逼着愈朝吃酒賦詩，遊山玩水的道路上走。幸好這時期還不算很久，民元分中和成都府中學合併，再熬了一年，算把中學畢了業。第二年又進了高等學校，熬了一學期，便考上天津軍醫學校，我便得到了離開四川，也離開了那種煩悶生活的機會。

天津的軍醫學校是國立的官費學校，民二的夏間在全國各省招生，四川省被攤派六名，我被錄取了。暑間離開成都首途，但到了重慶，便遇着二次革命爆發，又折回成都。等那次的革命平熄之後，又由成都首途向天津出發，大抵是十月的下旬了吧，記得經過黃河大橋的時候，已經在飛着雪了。

自己當時，事實上並不是存心學醫，應考軍醫只是想藉一個機會來離開四川，離開當時的苦悶。到了天津之後，雖然經過覆試，仍被錄取，但卻沒有心腸入校，我便獨自跑到北京去了。當時我的長兄澄塢先生在做川邊駐京代表，雖然到日本朝鮮去遊歷去了，但早遲是要回來的，我有這樣靠背，所以便決心跑去找他。這兒又是我一生的第二個轉捩點，我到後來多少有點成就，完全是我長兄賜予我的。

我到了北京，在一個同鄉京官家裏住着，等到年底，長兄才從國外回來了。起初對於我的求學也很感